

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测量与帮扶精准度研究

陈光燕 司伟*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摘要 为进一步摸清民族地区贫困底数,提高帮扶精准度,利用 A-F 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改进的 Park 瞄准数量缺口公式,以大小凉山彝区为例,本研究首先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接着对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精准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存在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以社保和生活条件最为突出;2)家庭特征对多维贫困有重要影响,户主为女性,户主文化程度越低,家庭人口越多,贫困剥夺愈加重;3)与汉族地区不同的是,民族地区贫困更多表现为绝对贫困,盲目外出务工非但没有减轻贫困,反而加重了家庭负担;4)容易出政绩和进入门槛较低的帮扶措施做得相对较好,瞄准精度较高;5)整体上看,贫困帮扶中漏出问题比渗入问题更加严重。因此,接下来应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多维识别和精确帮扶,并重点解决好绝对贫困、脱贫能力不足、贫困渗入和漏出等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 民族地区; 贫困农户; 多维贫困; 帮扶精准度

中图分类号 F328 **文章编号** 1007-4333(2018)07-0192-13 **文献标志码** A

Research on the measuremen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nd accuracy of pro-poor measures in ethnic areas

CHEN Guangyan, SI We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poverty base and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poverty assistance in minority areas,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status quo of the poverty-stricken farmers in minority regions was estimated and decomposed using the A-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 method and improved Park aiming quantity gap formula by selecting Yi ethnicity areas of Da Xiao Liangshan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An analysis of the “Five batches” of the poor farmers was then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existed commonly in poverty-stricken rural households in minority areas, especially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living conditions. 2) Family characteristics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househol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Family which was controlled by female, with the lower the educational level of the controlled households and more population were suffered more seriously deprivation. 3) Unlike the Han region’s issues, absolute poverty in poor households was relatively severe. What’s more, outworking did not alleviate poverty; on the contrary, it enhanced the burden of their families. 4) Those pro-poor measures which easily led to performance and had a low entry threshold went comparatively better, and had a higher targeting rate. 5) In general, leakage was more than infilt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mitigating poverty. Therefore, effective connection should be made among multidimensional poor identification and accurately support in national regions in the next few years. And the key measure should also be taken to solve the absolute poverty, lacking of the ability to overcome poverty, poor infiltration and leakage problems.

Keywords ethnic minority areas; poor rural household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ccuracy of pro-poor measures

收稿日期: 2017-07-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BJY093); 科技部专项(ZLY201747); 四川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6SA0008)

第一作者: 陈光燕, 博士研究生, E-mail: guangyanchen@163.com

通讯作者: 司伟, 教授, 主要从事大豆经济、糖业经济研究, E-mail: siwei@cau.edu.cn

1978—2015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45%。高速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贫困人口迅速减少^[1]。按照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标准,中国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大幅减少到2015年的5575万人^[2]。同时,在30多年持续性经济增长^①和扶贫政策的推动下,中国民族地区^②也取得了显著的扶贫成就。据统计,仅1985—2008年民族地区就净减少贫困人口3230万人^[3]。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受到历史传统和自然地理等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中国民族地区贫困形势依然严峻。一方面,民族地区贫困面广、量大、程度深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截止2015年底,民族地区还有农村贫困人口1813万人,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32.50%;区域减贫率为17.80%,为全国平均减贫率的86.41%;贫困发生率为12.10%,比全国高出6.4个百分点。^③另一方面,与以往贫困分布比较集中和贫困人口脱贫能力可塑性较好相比,新阶段民族地区还面临着贫困人口分布更加分散,弱质性特征愈加凸显,贫困多维性越发明显的客观现实。民族地区是中国扶贫攻坚的短板,尽快实现区域剩存贫困人口精准脱贫,既是考验中国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准,也是补齐短板,高质量实现中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④的必然要求,显得十分迫切。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民族地区现有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呢?研究认为,关键在于实现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和精确帮扶^[4]。然而,现行民族地区依然采用传统收入方法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该方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存在着既不能有效规避隐蔽性贫困问题,更不能全面反映贫困人口健康、教育、生活条件等多维贫困内容的缺陷^[5]。贫困维度识别不准,势必会影响到民族地区贫困帮扶的精准度,进而阻碍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精准脱贫亟须改进贫困识别方法,从多个维度来识别和

瞄准穷人,进而给予针对性帮扶。为克服现有贫困识别方法的不足,部分学者尝试从多维角度对贫困人口进行识别^[6],这为民族地区精准脱贫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现有多维贫困研究一方面将贫困识别与贫困帮扶割裂开来,另一方面对民族地区最贫困的群体——建档立卡贫困农户^⑤聚焦力度不够。与中国现行扶贫政策体系相偏离,其实际价值也势必大打折扣。对于实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精准脱贫的两个关键性问题: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到底处于哪些维度的贫困剥夺?这些被剥夺的维度,是否得到了精准帮扶?已有研究并没有给予有力解释。而这恰好是解决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精准脱贫的症结所在。

利用2014年四川省扶贫移民局贫困调查数据,本研究对大小凉山彝区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并对现有“五个一批”^⑥帮扶措施的精准度进行了分析,以期能够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从而为民族地区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提供参考。大小凉山彝区作为中国民族地区最贫困的区域之一,其研究结论对民族地区,乃至其他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脱贫具有较好的参考价值。同时,本研究将建档立卡贫困农户作为研究对象,有效克服了已有多维贫困研究偏离现行政策下贫困人口的不足。此外,本研究聚焦贫困农户多维贫困与“五个一批”帮扶精准度,弥补了已有多维贫困测量与现行帮扶政策联系不紧密的缺陷,使得研究更具有实际意义。

本研究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文献综述,梳理贫困测量和贫困帮扶相关文献;第二,研究区域与数据,描述研究区域概况、数据来源及样本特征;第三,研究方法,选取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⑦并构建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第四,测算和分解大小凉山彝区13个贫困县的多维贫困状况;第五,运用改进的Park瞄准数量缺口公式,评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精准度;最后是本研

① 1978—2015年民族地区年均GDP增长率达到9.68%。

② 民族地区通常是指少数民族人口集聚的区域。新疆、西藏、广西、内蒙、宁夏、青海、云南和贵州八省(区)因民族聚居人口较多,通常被称为民族八省,是典型的民族地区。此外,各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等也因少数民族人口较多而被称为民族地区。

③ 中国经济网,2015年中国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1813万人。

④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分别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2049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⑤ 建档立卡贫困农户是指主要基于收入水平进行了精确识别,并将基本信息登记在卡片上的贫困农户。

⑥ “五个一批”分别指“扶持生产和发展就业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和灾后重建帮扶一批”。

⑦ 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是Alkire和Foster基于能力化的多维贫困测量基础,于2007年构建的“双重临界值”多维贫困识别和测量方法。

究的结论和启示。

1 文献综述

1.1 关于贫困测量的研究

已有对贫困测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贫困识别和贫困指数构建 2 个方面。贫困识别逐步由早期依据收入贫困线来测量贫困,发展到后来从多维福利视角识别贫困。早期贫困识别主要依据最低生存需求来确定收入贫困线,并以此度量贫困。世界银行 1 美元/d 的极端贫困标准和 2 美元/d 的相对贫困标准即暗含着凡是处在贫困线以上的个体都能通过市场购买达到最低功能性福利水平的假设。随着贫困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发现,福利水平并不全部与收入相关,福利还囊括了享用公共产品、普及基础教育和获得医疗救治等多维内容。贫困识别由单维福利视角研究逐步转向多维福利角度。1996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针对当时贫困指数不能反映社会福利水平的问题,提出了能力贫困测度;1997 年 UNDP 进一步提出人类贫困指数(HPI),并从生存、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标准 3 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以此来综合反映贫困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7]

随着研究方法的创新,贫困指数的构建由最初的两维发展到多维,并广泛运用到国内外贫困测量实践中。研究者最初从收入和闲暇 2 个维度构建多维贫困指数^[8],但当时并没有合适的研究方法可供使用。如何将变量贫困线和单维贫困距整合成多维贫困,如何对多维贫困进行科学识别、加总和分解等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传统多维贫困研究。虽然 Cheli 等^[9]、Tsui^[10]、Chakravarty 等^[11]对多维贫困指数及其研究方法均作出了较大贡献。但直到 Alkire 等^[12]提出 A-F 多维贫困测算方法,这一问题才得到较好解决。而同时,多维贫困指数也由最初的两维发展到现在包括身体健康、思考等 10 个指标的基本维度,并成为现有众多多维贫困研究的参考^[13]。国内多维贫困的测量大多基于 CHNS(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FP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普通农户数据,利用 A-F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研究中国的多维贫困状况。如王小林^[1]、张全红等^[14]、高帅等^[15]先后发现,中国城市和农村家庭不仅存在收入之外的多维贫困现象,而且农村多维贫困相对城市更加严重,尤其以医疗保险、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和住房等维度的贫困特别突出。

1.2 关于贫困帮扶的研究

精准扶贫的核心是贫困对象的精准识别和精确帮扶。中国贫困帮扶经历了由传统救济式扶贫帮扶到开发式扶贫帮扶和精准帮扶的过程演变。在扶贫工作初期,中国以救济式扶贫为主,表现为政府或其他扶贫主体为贫困对象提供一定的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如民政部门为特困户提供的粮食、衣物等生活资料。但是这种救济式扶贫只能解决贫困人口的短期温饱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此外,该扶贫模式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某些贫困对象“等靠要”的思想,导致部分贫困对象严重依赖帮扶资源。随着中国开发式扶贫模式的初步确立,国家将区域发展作为带动人口脱贫的重要推动力,通过鼓励贫困人口参与经济社会建设来带动脱贫致富^[16]。开发式扶贫带动了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脱贫致富,但同时也存在贫困人口针对性不强,执行环节中“道德风险”规避机制欠缺^[17],导致“假穷人”占用扶贫资源,出现人情扶贫、关系扶贫的现象。进入新世纪,中国贫困人口分布进一步精细化,剩存贫困人口异质性特征凸显,依靠开发式扶贫手段已经不能有效减轻贫困。基于贫困人口多维致贫原因,根据不同阶段扶贫对象的发展需要,及时调整扶贫资源投向、有效配置扶贫项目,确保有限的扶贫资源使用效用最大化的精准扶贫模式,逐步成为中国贫困帮扶的主要做法。

精准扶贫模式下的贫困帮扶不仅要准确地识别贫困对象,而且要了解帮扶对象在哪些方面贫困。如果仅仅泛泛依据不同行政区划而采取差异化的公共转移政策,不仅会减弱公共政策的社会融合效用,还会引发地区性的社会不满^[18]。正如魏众等^[19]倡导的那样,贫困治理中公共援助需要优先扶持贫困人口,而非泛泛一般地援助少数民族。庄天慧等^[20]、郭熙保等^[21]、张全红等^[14]通过研究证明贫困人口在科技、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贫困。但现有研究一方面没有较好地对它们进行识别,另一方面针对各维度的帮扶精准度不高,突出体现在帮扶过程中行为短期化、尊重贫困主体需求不够、投入偏误较大等方面。贫困帮扶理应针对贫困人口特定需求,精准施策,才能实现精准脱贫。

1.3 研究述评

以上研究为中国贫困治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较好地拓展了贫困内涵。但就目前新一轮精准脱贫

的适用性而言,现有研究并不能较好地指导“十三五”期间民族地区的减贫实践。1)贫困识别和贫困帮扶紧密联系,共同影响到贫困治理效果。现有研究将贫困识别和贫困帮扶割裂开来展开研究,势必不能较好地回答贫困识别和帮扶的精准性问题。2)在贫困帮扶研究时,现有研究泛泛而谈居多,针对具体帮扶措施进行深入分析的较少。3)中国扶贫攻坚难度最大的区域一般集中在民族、边境、革命老区等深度贫困地区,但现有多维贫困研究大多基于全国抽样调查数据,研究范围较为宽泛,专门针对民族地区等深度贫困区域的研究不足。4)现有多维贫困研究主要集中在普通农户身上,并没有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深入分析。与普通农户相比,处于收入贫困状态的建档立卡农户,其他维度的贫困状态会表现出何种特征?是否更加严重?目前已有研究并不能给予有力解释。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四川省扶贫移民局贫困调查数据,测量民族地区贫困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并探讨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精准度,以期能够较好地厘清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情况,找到贫困农户精准帮扶的有效路径,为精准脱贫决策提供可靠依据。

2 研究区域概况和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概况

大小凉山彝区位于中国地势第一级阶梯向第二级跨越的横断山区。区域山高谷深,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贫困面广、量大、程度深,是中国全面小康和脱贫攻坚的短板。大小凉山彝区现有 13 个贫困县(图 1),面积 3.38 万 km²。截止 2014 年底,区域贫困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5 750.85 元,仅为四川省平均水平的 65.33%;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4.70 万人,占四川省农村贫困人口的 8.98%;贫困发生率为 16.11%,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 8.41 个百分点。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用 2014 年四川省扶贫移民局贫困调查数据。该数据的调查工作由四川省扶贫移民局于 2015 年中期在全省 88 个贫困县组织实施。调查采用分层抽样法,按照贫困户 1% 的比例选取样本,以保证经验样本的客观性,以及数据的整体性和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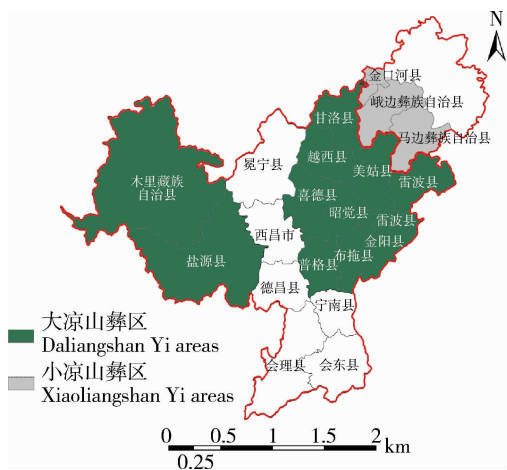


图 1 大小凉山彝区贫困县示意图

Fig. 1 Diagram of the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in the Yi Ethnicity Areas of Da Xiao Liangshan

性。数据主要通过选派第一书记进村入户开展实地调研获得,具有较高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该数据综合反映了 2014 年四川省贫困地区所有贫困户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内容。此次抽样调查在大小凉山彝区 13 个贫困县共获得有效样本 1 180 份;其中,大凉山彝区 1 012 份,小凉山彝区 168 份(表 1)。

2.3 样本特征

从表 2 可以看出,样本户主性别均值为 0.85,说明该地区的贫困户以男性户主居多;户主民族均值为 0.32,说明彝族贫困户占大部分比例;户主受教育程度均值为 0.73,说明该区域户主文化程度以小学为主;是否务工均值为 0.40,说明当地外出务工人口较少。同时,贫困户平均家庭规模为 3.86 人,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 851.50 元。

3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及指标体系的确定

3.1 A-F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

虽然目前常见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有 A-F 指数、Watt 指数^①、HDI 指数、HPI 指数等。但考虑到 Watt 指数、HDI 指数和 HPI 指数存在受收入分配影响较大、数据搜集较难等方面的缺陷,本研究采用 A-F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对民族地区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多维贫困识别。A-F 多维贫困测量方法能够很方便地对多维贫困进行识别、加总和分解,是目前较为理想的测量方法。该方法的具体计算步骤如下。

① Watt 指数是指由 Watt 所构造的衡量贫困的指数。

表1 样本分布

Table 1 Sample distribution

地区 Region	总体规模/户 Scale	抽取样本/户 Sample	百分比/% Percentage
大凉山彝区 Daliangshan Yi area	101 058	1 012	85.76
盐源县 Yanyuan county	11 953	120	10.17
普格县 puge county	6 363	64	5.42
布拖县 Butuo county	7 943	79	6.69
金阳县 Jinyang county	7 065	71	6.02
昭觉县 Zhaojue county	12 074	121	10.25
喜德县 Xide county	9 274	93	7.88
越西县 Yuexi county	13 106	131	11.10
甘洛县 Ganluo county	9 418	94	7.97
美姑县 Meigu county	12 873	129	10.93
雷波县 Leibo county	10 989	110	9.32
小凉山彝区 Xiaoliangshan Yi area	16 833	168	14.24
金口河区 Jinkouhe county	1 438	14	1.19
峨边县 Ebian county	7 272	73	6.19
马边县 Mabian county	8 123	81	6.86
合计 Total	117 891	1 180	100

表2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ample characteristics

项目 Category	均值 Mean	方差 Variance	最小值 Minimum	最大值 Maximum	说明 Introductions
户主性别 Sex	0.85	0.13	0	1	户主性别为女,取值为0;性别为男,取值为1
户主民族 Nationality	0.32	0.52	0	2	户主民族为彝族,取值为0;为其他民族,取值为1;汉族,取值为2
户主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0.73	0.33	0	2	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或半文盲,取值为0;小学,取值为1;初中及以上取值为2
是否务工 Whether working or not	0.40	0.24	0	1	没有成员务工,取值为0;否则,取值为1
家庭规模/人 Family scale	3.86	2.62	1	11	取实际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1 851.50	267 629.51	200	2 980	取实际值

1) 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并将数据输入到矩阵 $Y \in (X_{ij})_{n \times m}$ 中。其中, n 是样本数量; m 是测量指标数量,即维度总数; X_{ij} 为 i 在维度 j 上的取值。

2) 依据剥夺临界值 Z_j ($1 \times m$) 和矩阵 $Y \in (X_{ij})_{n \times m}$, 计算剥夺矩阵 $g^0(n \times m) = [g_{ij}]$ 。 $Z_j(1 \times m)$ 为 j 指标的剥夺临界值,是测定各指标是否被剥

夺的阈值。 $g^0(n \times m) = [g_{ij}]$ 用来存储个体被剥夺的情况；如果 $X_{ij} < Z_j$ ，则 i 在指标 j 上贫困，记 $g_{ij}^0 = 1$ ；如果 $X_{ij} \geq Z_j$ ，则 i 在指标 j 上不贫困，记 $g_{ij}^0 = 0$ 。

3) 在 $g^0(n \times m) = [g_{ij}]$ 中根据临界值 k 确定出多维贫困个体，并将非贫困个体的剥夺值进行归零化处理。归零后的剥夺矩阵叫作已删减矩阵，记为 $g^0(k)_{n \times m}$ 。 k 表示确定为贫困个体的维度数。其中， $0 \leq k \leq m$ ，多维贫困测算一般取值 0 到 m 之间。 $g^0(k)_{n \times m}$ 表示多维贫困个体指标的剥夺情况。

4) 根据 $g^0(k)_{n \times m}$ 中贫困个体剥夺信息进行贫困加总，计算出 A 、 H 和 MPI 。

$$H = q/n \tag{1}$$

其中： H 表示贫困发生率； q 表示多维贫困人口， n 表示研究区总人口。

$$A_k = \frac{\sum_{i=1}^n C_i(k)}{q(k) \times m} \tag{2}$$

其中： A_k 表示贫困剥夺份额； $C_i(k)$ 表示临界值 k 下个体 i 被剥夺的指标数量， $q(k)$ 表示多维贫困人口， m 表示测量指标数量。

$$MPI(k) = U[g(k)] = H \times A = \sum_{i=1}^n \sum_{j=1}^m \omega_j g_{ij} \tag{3}$$

其中： $MPI(K)$ 表示区域贫困状况的综合指标， W_j 表示指标权重。

5) 贫困指数的分解。

令 $n(x)$ 表示在地区 X 下的个体数， $n(y)$ 表示在地区 y 下的个体数，则多维贫困指数的区域分解公式为：

$$M(x, y : z) = n(x)/n(x, y) \times M(x : z) + n(y)/n(x, y) \times M(y : z) \tag{4}$$

其中： $M(x : z)$ 和 $M(y : z)$ 分别表示 x 和 y 组(地区)个体中的多维贫困指数。

各指标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 β_j 可表示为：

$$\beta_j = \frac{\sum_{i=1}^n \omega_j g_{ij} \omega_i / (nm)}{M(k)} = \frac{\sum_{i=1}^n \omega_j g_{ij} \omega_i / (nm)}{(\sum_{i=1}^n \sum_{j=1}^m \omega_j g_{ij}) / (nm)} \tag{5}$$

3.2 指标、权重和剥夺值的确定

依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两不愁，三保障”的多维脱贫目标，结合大小凉山彝区

实际情况，本研究将卫生设施、新农合(新农保)等指标纳入考虑范畴，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4 年《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条件 3 个维度的基础上，增添社会保障维度，形成 4 个维度共计 7 项评价指标的多维贫困测算体系(表 3)。并基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设置了各个指标的剥夺临界值。同时，参照 2014 年《人类发展报告》对多维贫困指标的赋权方法，本研究选择等权重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

4 多维贫困测量结果与指数分解

4.1 多维贫困测量结果

总体来看，大小凉山彝区贫困户受到的贫困剥夺主要集中在 3 个维度上，因此在多维贫困测度和贫困分解中只将 k 值取到 3。表 4 显示，当 $k=1$ 时，区域贫困农户贫困发生率为 91.36%，表明区域 91.36% 的贫困农户遭受了 4 个维度中任意一个维度的贫困剥夺。此时贫困剥夺份额为 53.82%，多维贫困指数为 49.17%。随着 k 取值不断增大，处于多维贫困状况的个体数量(H)逐渐减小，多维贫困指数(M_0)也呈现下降趋势，贫困剥夺份额(A)则呈现上升趋势。当 $k=3$ 时，大小凉山彝区贫困农户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11.69%，贫困剥夺份额上升为 83.47%，多维贫困指数下降到 9.76%。说明区域多维贫困程度较为严重。

从区域对比来看，无论 k 取值为多少，大凉山彝区的贫困发生率均低于小凉山彝区，说明大凉山彝区的贫困剥夺广度低于小凉山彝区。但在贫困剥夺深度方面，大凉山彝区却在 k 取值为 2 和 3 时明显高于小凉山彝区。整体来看，小凉山彝区多维贫困程度比大凉山彝区更为严重。

4.2 多维贫困指数的分解

4.2.1 按维度进行分解

按照 A-F 方法，本部分对多维贫困指数 M_0 进行了维度上的分解。最终得到不同 k 值下各个维度对 M_0 的贡献率。如表 5 所示，当 $k=1$ 时，大小凉山彝区贫困家庭卫生设施和新农合(新农保)的贫困贡献率最大，分别为 22.62% 和 22.30%。其次是住房条件，其贫困贡献率为 17.81%。贫困贡献率最小的指标是生活用电，比例为 3.45%。当 $k=3$ 时，区域贫困家庭贫困贡献率最大的指标是新农合(新农保)和最高教育程度，比例均为 19.63%。其次是卫生设施，贡献率为 15.50%。数据显示，新农合

表3 维度、指标(权重)及临界值的设定

Table 3 Settings for dimensions, indicators (weights) and thresholds

维度 Dimensionality	指标(权重) Index (weight)	剥夺临界值 Deprivation threshold	备注 Remark
教育 Education	最高教育程度(1/4)	未完成小学义务教育视为教育维度贫困,赋值为1	MDG2:实现普及初等教育
健康 Health	健康状况(1/4)	对自己目前健康状况评价差或患有严重疾病视为健康维度贫困,赋值为1	
生活条件 Living condition	住房条件(1/16)	没有住房或房屋结构为土坯、茅草视为贫困,赋值为1	
	卫生设施(1/16)	家中没有各类卫生厕所视为贫困,赋值为1	MDG7.C:到2015年将无法持续获得基本卫生设施的人口比例减半
	饮水安全(1/16)	饮水不安全视为贫困,赋值为1	MDG7.C:到2015年将无法持续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减半
生活用电(1/16)	家中没有通生活用电或经常断电视为贫困,赋值为1		
社会保障 Social Protection	新农合(新农保)(1/4)	至多参与新农合、新农保中的一项视为社会保障维度贫困,赋值为1	MDG4:将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低2/3;MDG5:到2015年实现普通享有生殖保险

注:MDG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简称,其后的数字和字母分别表示具体目标的番号。

Note:MDG is abbreviation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which is followed by numbers and letters representing specific goals.

表4 大小凉山彝区贫困户多维贫困估计结果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the Yi Ethnicity Areas of Da Xiao Liangshan %

区域 Region	k	贫困发生率(H) Head Count ratio of poverty	贫困剥夺份额(A) Average deprivation score across the poor	多维贫困指数(M_0)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大小凉山彝区	1	91.36	53.82	49.17
Da liangshan Yi district and Xiao liangshan Yi district	2	52.71	65.89	34.73
	3	11.69	83.47	9.76
大凉山彝区	1	91.21	53.54	48.83
Da liangshan Yi district	2	50.99	65.94	33.62
	3	9.78	83.96	8.21
小凉山彝区	1	92.26	55.48	51.19
Xiao liangshan Yi district	2	63.10	65.63	41.41
	3	23.21	82.21	19.08

表 5 大小凉山彝区不同 k 值下各指标的多维贫困贡献率

Table 5 Dimensional contribution rate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of Yi ethnicity areas of Da Xiao Liangshan at different values

k	多维贫困指数 (M_0)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最高教育程度 Education level	健康状况 Health condition	住房条件 Housing condition	卫生设施 Sanitation facility	饮水安全 security of drinking water	生活用电 Household electricity	新农合 (新农保) Social insurance
1	49.17	14.13	6.56	17.81	22.62	13.12	3.45	22.30
2	34.73	18.38	8.61	15.61	19.95	11.90	4.08	21.48
3	9.76	19.63	14.79	13.23	15.50	11.66	5.55	19.63

(新农保)在当地贫困家庭中一直拥有最大的贫困贡献率,说明当地社会保障工作维度缺失较为严重。此外,随着 k 取值的不断增大,最高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生活用电的贫困贡献率不断增加。说明相对更加贫困的农户在最高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和生活用电方面遭受着更为严重的贫困剥夺,在反贫困中应给予重点关注。

4.2.2 按家庭特征进行分解

本部分将分别从户主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是否务工家庭 5 个角度分解贫困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以剖析不同特征贫困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

1)男女户主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

民族地区女性户主贫困家庭多维贫困深度高于男性户主贫困家庭,这与张全红等^[22]对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如表 6 所示,当 $k=1$ 时,区域以男性为户主的贫困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明显高于以女性为户主的贫困家庭,其贡献率分别为 85.36%和 14.64%。这与当地重男轻女的传统以及整体上男性户主居多相吻合的。随着 k 值的增大,以男性为户主的贫困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连

表 6 不同 k 值下男女户主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

Table 6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contribution of households with male and female heads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k values

户主性别 Gender of householder	$k=1$	$k=2$	$k=3$
女户主 Female	14.64	15.16	18.50
男户主 Male	85.36	84.84	81.50

续下降,而以女性为户主的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却呈现逐步增大趋势。表明以女性为户主的贫困家庭虽然在整体数量上少于以男性为户主的贫困家庭,但其多维贫困深度却高于男性户主贫困家庭。

2)不同教育程度的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

教育能够较大程度地改善农村贫困状况^[23]。分析发现,民族地区户主受教育程度越低,其家庭遭受的多维贫困剥夺更严重。如表 7 所示,无论 k 取值多少,户主受教育程度为文盲(半文盲)和小学的贫困家庭贫困贡献率均占绝对比例,说明大小凉山彝区贫困家庭主要以低文化程度的人口为主。随着 k 值的不断增大,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初中及以上的贫困家庭贫困贡献率呈现减小趋势,而文盲(半文盲)贫困家庭贫困贡献率却一直在增大。说明文化程度越低,家庭遭受的贫困剥夺越严重。

表 7 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

Table 7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contribution of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units

户主受教育程度 Educational level of householder	$k=1$	$k=2$	$k=3$
文盲(半文盲) Illiterate (semi-literate)	42.62	54.33	68.31
小学 Primary school	51.56	40.38	27.29
初中及以上 High school and above	5.82	5.28	4.40

3)不同规模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

家庭规模对家庭贫困状况有显著正向影响^[24]。分析发现,民族地区适度规模家庭遭受的贫困剥夺

相对较轻。表8显示,大小凉山彝区4~5和1~3人规模的家庭的贫困贡献率最大,说明该区域家庭规模以4~5和1~3人为主。随着 k 值的不断增大,规模为1~3人的家庭贫困贡献率呈现递减趋势,规模为4~5人的家庭贫困贡献率呈现先上升再递减的趋势,而6~7和8人及以上规模的家庭贫困贡献率虽一直较低,但其贫困贡献率却呈现递增趋势。说明相较于1~3和4~5人规模的贫困家庭,6~7和8人及以上规模的贫困家庭多维贫困程度更加严重。这也从侧面证明人口规模对家庭贫困有重要影响,表明家庭应保持适度人口规模。

表8 不同规模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

Table 8 Contribu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mong households of different population numbers %

家庭人口规模/人 Family size	$k=1$	$k=2$	$k=3$
1~3	36.06	31.20	26.97
4~5	46.05	48.88	47.21
6~7	16.92	18.64	24.36
≥8	0.97	1.28	1.47

4) 不同收入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

民族地区绝对贫困问题突出,收入越低的贫困家庭,往往遭受着更为严重的贫困剥夺。使用低保线中值^①和低保线,本部分测算了不同人均可支配收入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贡献率。表9显示,大小凉山彝区贫困家庭收入主要集中在低保线中值到低保线水平之间,其贫困贡献率为60.80%。而如果将低保线中值以下的贫困家庭纳入考虑范围,贫困贡献率将上升到66.93%,达到近70%的水平,表明区域绝对贫困家庭在贫困家庭中居多。这与汉族地区相对贫困居多有较大差别^②。随着 K 值的增大,虽然处于低保线中值及以上收入水平的家庭的多维贫困贡献率没有按照理论预期连续增加,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处于1070元及以下的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贡献率却呈递增趋势,表明收入越低的家庭,其多维贫困剥夺情况越严重。

5) 是否务工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

民族地区盲目外出务工增加了家庭负担,进一

表9 不同人均可支配收入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

Table 9 Contribu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among households with different disposable income %

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Per capita disposable income of the family	$k=1$	$k=2$	$k=3$
≤1 070	6.13	6.22	6.24
1 071~2 140	60.80	62.79	59.14
≥2 041	33.07	30.99	34.62

步加深了家庭多维贫困深度。已有研究表明,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和贫困现状^[25]。但从表10可以看出,彝区贫困家庭却表现出不一样的情况。首先,当 $k=1$ 时,务工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低于非务工家庭。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务工家庭比例低于非务工家庭,这与中西部绝大多数汉族农村务工家庭占比较高的情况不同。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务工家庭有额外的务工收入,从而有效缓解了家庭贫困。但随着 k 值的递增,务工贫困家庭贫困贡献率却呈现递增趋势。特别是当 $k=3$ 时,其贫困贡献率上升到了43.42%,而非务工贫困家庭的贫困贡献率却连续减低到了56.58%。说明外出务工非但没有减轻当地贫困家庭负担,反而加重了区域贫困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这与笔者2014年在彝区A县搜集到的数据具有高度一致性^③。笔者在彝区调研发现,很多彝区务工人员因没有掌握基本的汉语和熟练的技能,到外地务工时不但不能很好地融入当地的生产和生活中,反而还会因自身找不到工作而给家庭带来更大的负担。

表10 是否务工家庭多维贫困贡献率

Table 10 Contribution rate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

是否务工家庭 Migrant family or not	$k=1$	$k=2$	$k=3$
非务工家庭 No migrant family	57.65	56.81	56.58
务工家庭 Migrant family	42.35	43.19	43.42

① 低保线中值是指低保线的一半。

② 笔者参与2014年8月四川省软科学计划项目(2014ZR0119)调研时发现,汉族地区以相对贫困为主。

③ 此次调研为2014年8月笔者参与的四川省软科学计划项目(2014ZR0119)。

5 贫困农户帮扶精准度评估

精准扶贫的重点在于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和精确帮扶。多维贫困测量即是搞好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则应基于精准识别而瞄准到每个贫困维度。从上文多维贫困测量结果可知,大小凉山彝区贫困农户在社会保障、生活条件、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方面均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贫困剥夺。那么,现阶段他们在这些维度上是否得到了精确的帮扶呢?本部分将重点对其展开探讨。

考虑到四川省于2015年8月将大小凉山彝区所有贫困农户划入到了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和灾后重建帮扶一批“五个一批”帮扶范畴,本部分将重点探讨“五个一批”帮扶措施是否精确瞄准了贫困农户的每个贫困维度。同时,鉴于“灾后重建帮扶一批”的突发性和不稳定性,以及为了更好地衔接上文的多维贫困研究,本部分的帮扶精准度将主要考察除灾后重建帮扶以外的帮扶措施。其中,低保政策兜底一批主要帮扶社会保障维度遭受严重剥夺的贫困农户,医疗救助扶持一批主要帮扶健康状况剥夺较为严重的贫困农户,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主要帮扶生活条件,如住房等剥夺情况严重的贫困农户,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主要帮扶在生产生活以及教育维度遭受贫困剥夺的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精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小凉山彝区贫困农户的脱贫进程,因此对帮扶精准度展开评价,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5.1 公式的设计

在Park等^[26]所做研究的基础上,本部分引入并改进瞄准数量缺口指标变量,对贫困农户帮扶的准确性进行评估。瞄准数量缺口描述了相对于给定的衡量标准,全部样本的瞄准失误。瞄准数量缺口被定义为:

$$TCG_t = \frac{1}{N} \sum_{i=1}^N \{ I_{u1}(p_{it} = 0, Y_{it} \subset U_t) + I_{u2}(p_{it} = 1, Y_{it} \not\subset U_t) \} \times 100\% \quad (6)$$

式中: t 是帮扶类型数,分别代表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和医疗救助扶持一批。 N 是样本总数, i 代表抽取的贫

困农户。 I_{u1} 表示一类数量缺口,如果贫困农户的条件(Y_{it})满足(\subset)某一项贫困帮扶标准(U_t),但是没有得到该项帮扶($p_{it} = 0$),则 $I_{u1} = 1$ 。 I_{u2} 表示二类数量缺口,如果贫困农户的条件没有满足($\not\subset$)某一项贫困帮扶的标准(U_t),但却得到了该项帮扶($p_{it} = 1$),则 $I_{u2} = 1$ 。

5.2 结果分析

从整体看,大小凉山彝区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瞄准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误。比较容易出政绩和进入门槛低的帮扶计划,瞄准情况相对较好。瞄准情况最好的是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该类帮扶不存在贫困农户瞄准失误。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帮扶瞄准率也较高,贫困农户瞄准数量缺口仅为2.33%。而进入门槛较高的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和不容易出政绩的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帮扶瞄准情况则不容乐观,其贫困农户瞄准数量缺口分别高达39.78%和33.68%。

同时,由各类帮扶措施一类瞄准缺口和二类瞄准缺口可知,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帮扶不存在贫困漏出^①和贫困渗入^②;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帮扶瞄准一类缺口为29.01%,二类缺口为10.77%;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和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帮扶一类缺口分别为9.84%和0.00%,二类缺口分别为23.84%和2.33%。表明大小凉山彝区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瞄准中贫困渗入较贫困漏出严重。启示我们在贫困帮扶中不但要关注是否所有的贫困人口都得到了精确的帮扶,同时也应该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防止非贫困人口挤占扶贫资源。

从区域对比来看,大凉山彝区贫困农户在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帮扶上的瞄准偏误小于小凉山彝区,其瞄准数量缺口分别为33.08%和37.59%。而在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和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帮扶上,大凉山彝区贫困户帮扶瞄准偏误均高于小凉山彝区,两地移民搬迁安置一批帮扶的瞄准数量缺口分别为39.96%和38.69%,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帮扶的瞄准数量缺口分别为2.35%和2.17%。同时,还可以看出,大凉山彝区贫困户在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和医疗救助扶持一批中帮扶渗入比帮扶漏出严重,前者的一类缺口为9.84%,二类缺口为23.84%;后者的一类缺口为0.00%,二类缺口为2.33%。小凉山彝区

① 贫困漏出指贫困人口被排斥在贫困帮扶政策之外的现象。

② 贫困渗入指非贫困人口占用贫困帮扶资源的现象。

贫困户在移民搬迁安置一批、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和医疗救助扶持一批3类帮扶上帮扶渗入均比漏出严重,

他们的一类缺口分别为6.55%、15.54%和0.00%,二类缺口分别为32.14%、22.06%和2.17%(表11)。

表11 贫困农户帮扶瞄准数量缺口

Table 11 Number of targeted poverty-stricken rural households gap

%

区域 Region	扶持生产和 就业发展一批 Support production and employment development project			移民搬迁安置一批 Immigration relocation project			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Low warranty policy pocket project			医疗救助扶持一批 Medical assistance project		
	一类	二类	合计	一类	二类	合计	一类	二类	合计	一类	二类	合计
大凉山彝区 Da liangshan Yi district	0.00	0.00	0.00	32.74	7.22	39.96	8.96	24.12	33.08	0.00	2.35	2.35
小凉山彝区 Xiao liangshan Yi district	0.00	0.00	0.00	6.55	32.14	38.69	15.54	22.06	37.59	0.00	2.17	2.17
合计 Total	0.00	0.00	0.00	29.01	10.77	39.78	9.84	23.84	33.68	0.00	2.33	2.33

6 研究结论及启示

6.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利用2014年四川省扶贫移民局贫困调查数据,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进行了测量,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精准度。研究发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存在较为严重的多维贫困剥夺,尤以社会保障和生活条件维度的剥夺最为严重。家庭特征对民族地区贫困农户多维贫困剥夺有重要影响,体现为女性户主家庭遭受的贫困剥夺更加严重;户主文化程度越低,家庭人口越多,贫困剥夺愈加严重。同时,与已有汉族地区贫困研究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民族地区大多数贫困家庭仍然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外出务工非但没有减轻贫困状况,反而进一步加深了家庭的多维贫困程度。这充分表明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异质性特征较为突出,采取传统收入识别方法和一般帮扶方式已经不能实现精准脱贫。

此外,研究还发现,民族地区贫困农户“五个一批”帮扶中,比较容易出政绩和进入门槛较低的贫困帮扶瞄准精度相对较高,如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与医疗救助扶持一批;而不容易出政绩和进入门槛较高的贫困帮扶瞄准精度则做得较差,如低保政策兜底一批和移民搬迁安置一批。整体上看,帮扶瞄准中渗入问题比漏出问题更严重。

6.2 研究启示

第一,民族地区的贫困帮扶应坚持多维精准识别和精确帮扶有效衔接。相对于收入贫困识别,多维贫困识别不仅能准确识别贫困对象,更能深入精准剖析多维致贫原因。应将贫困帮扶建立在多维精准识别的基础上,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底数清,帮扶准。

第二,民族地区的贫困帮扶应重点解决妇女等深度贫困群体的贫困问题。妇女等深度贫困群体在民族地区占有量大,是扶贫短板中的短板,应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坚持内源扶贫和外源扶贫相结合,重点从培育脱贫能力和改善公共环境方面解决制约她们贫困的因素。

第三,民族地区贫困帮扶应优先解决绝对贫困和脱贫能力不足问题。应重点从语言、教育和技能等方面培育贫困人口的脱贫能力,合理引导外出务工。同时,在允许适当贫富差距的条件下,将能人带动作用作为现阶段解决区域脱贫致富的推动力,尽快带动贫困农户摆脱绝对贫困。

第四,适当控制贫困家庭人口规模,合理引导提高人口质量。应在不违背当地风俗文化的基础上,合理引导贫困农户转变思想观念,倡导民族家庭优生优育,适当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使得家庭人口成为脱贫的动力,而不是贫困的根源。

第五,应更加注重重贫困帮扶的可持续性。应在

充分尊重贫困人口脱贫规律的前提下,重点发展具有持续性益贫效果的项目,不应只将扶贫重心放在门槛低、见效快的领域。对见效慢、门槛高的领域,也应做到精准。

第六,贫困帮扶应同等关注贫困漏出和渗入问题。在帮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虽然较低的贫困帮扶漏出能保证瞄准每一个符合该类帮扶条件的贫困农户。但较高的渗入水平会造成大量帮扶资源的浪费,继而影响贫困帮扶的深度和成效。

致谢

诚挚感谢四川农业大学严子明、王俊同学在制图中给予的帮助。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王小林, Sabina A. 中国多维贫困测量:估计和政策含义[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12):4-10
Wang X L, Sabina A.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in China: Estimation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9(12):4-10 (in Chinese)
- [2] 李培林, 魏后凯, 吴国宝. 扶贫蓝皮书: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Li P L, Wei H K, Wu G B. *Blue Book on Poverty Alleviation: Report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China* (2016)[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7 (in Chinese)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民族政策与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The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Ethnic Policy and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in Chinese)
- [4] Li Y, Su B, Liu Y. Realizing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people's voices, implementation challeng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 2016, 8(3):443-454
- [5] 高艳云, 马瑜. 多维框架下中国家庭贫困的动态识别[J]. 统计研究, 2013(12):89-94
Gao Y Y, Ma Y. The dynamic research on the poverty for Chinese household based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J]. *Statistical Research*, 2013(12):89-94 (in Chinese)
- [6] 杨龙, 汪三贵. 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测量与分解:基于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的农户数据[J]. 人口学刊, 2015(2):15-25
Yang L, Wang S G.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households in poor areas: Based on the china rural poverty monitoring household survey in 2010[J]. *Population Journal*, 2015(2):15-25 (in Chinese)
- [7]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8] Hagenaars A. A class of poverty indexes [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87, 28(3):583-607
- [9] Cheli B, Lemmi A. A totally fuzzy and relative approach to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poverty [J]. *Economic Notes*, 1995, 24(1):115-134
- [10] Tsui K Y.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ices[J].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02, 19(1):69-93
- [11] Chakravarty S R, Deutsch J, Silber J. On the watts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and its decomposition [J].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6):1067-1077
- [12] Alkire S, Foster J. Count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measurement[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11, 95(7/8):476-487
- [13] Nussbaum M. Capabilities as fundamental entitlements: Sen and social justice[J]. *Feminist Economics*, 2011, 9(2):33-59
- [14] 张全红, 周强. 中国多维贫困的测度及分解:1989—2009年[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4(6):88-101
Zhang Q H, Zhou Q. On the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and decomposition of China's poverty: 1989—2009 [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2014(6):88-11 (in Chinese)
- [15] 高帅, 毕洁颖. 农村人口动态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6(2):76-83
Cao S, Bi J Y.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 Persistence and transition [J]. *China Population &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6(2):76-83 (in Chinese)
- [16] 都阳, 蔡昉. 中国农村贫困性质的变化与扶贫战略调整[J]. 中国农村观察, 2005(5):2-9
Du Y, Cai F. The transition of the stages of poverty reduction in rural China [J]. *China Rural Survey*, 2005(5):2-9 (in Chinese)
- [17] 张新文. 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中的社会政策转型研究:发展型社会政策的视角[J]. 公共管理学报, 2010, 7(4):93-99
Zhang X W. Social policy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nti-poverty strategy: Developmental social policy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0, 7(4):93-96 (in Chinese)
- [18] 杨春雪, 朱玲. 排除农牧民的发展障碍:青藏高原东部农牧区案例研究[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Yang C X, Zhu L. *The Development Obstacle of Farmers and Herdsmen Were Excluded: Case Study of Eastern Agriculture and Pastoral Areas in Qinghai-Tibet Plateau*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4 (in Chinese)

- [19] 朱玲,魏众.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公平政策的选择[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3
Zhu L, Wei Z. *The Choice of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Social Justice Policy* [M]. Beijing: Economic Management Press, 2013 (in Chinese)
- [20] 庄天慧,刘洪秀,张海霞.新阶段西南民族地区农户扶贫需求实证研究:基于1739户农户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1(10):83-88
Zhuang T H, Liu H X, Zhang H X.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demand of farmers in the southwest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the new stage[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1(10): 83-88 (in Chinese)
- [21] 郭熙保,周强.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J].经济研究,2016(6):143-156
Guo X B, Zhou Q. Long-term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equality and povert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6(6): 143-156 (in Chinese)
- [22] 张全红,周强.中国农村多维贫困的动态变化:1991—2011.财贸研究,2015(6):22-29
Zhang Q H, Zhou Q. The dynamic research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China: 1991—2011[J]. *Finance & Trade Research*, 2015(06): 22-29 (in Chinese)
- [23] 程名望, Jin Y H, 盖庆恩, 史清华. 农村减贫: 应该更关注教育还是健康?: 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双重视角的实证[J]. 经济研究, 2014(11): 130-144
Cheng M W, Jin Y H, Gai Q E, Shi Q H. Focusing on education or health improvement for anti-poverty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national household panel data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4(11): 130-144 (in Chinese)
- [24] 樊丽明, 解垚. 公共转移支付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 [J]. 经济研究, 2014(8): 67-78
Fan L M, Xie E. Do public transfers reduce vulnerability?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4(8): 67-78 (in Chinese)
- [25] 罗楚亮. 农村贫困的动态变化[J]. 经济研究, 2010(5): 123-138
Luo C L. Poverty dynamics in rural China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10(5): 123-138 (in Chinese)
- [26] Park A, Wang S G, Wu G B. Regional poverty targeting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2, 86(1): 123-153

责任编辑:王岩